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四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四
PDG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三

表牋

漢州到任謝表

六年去國存叨趣

音促漢高紀今趣請印月令仲秋趣民收斂

詔之嚴三命

循牆實獲便麾之請幸將親之有所荷從欲之無

違祗服恩靈罔知稱塞伏念臣稟資愚戇涉學迂踈

偶奮迹於儒科遂號養榮於朝蹟尋被禁林之給札以

階蓬省之讎書屬疆事之方殷沮權姦之輕舉雖公

孫丞相發蒙耳如尹氏太師不平何懼久居中亟求

補外未書乘郡之績兩奉賜環之音于時多艱禮家

弗靖神雖馳於魏闕身重去於魏庭冒貢枕裘果回

淵聽乃荷分符之寵驟拘反汗之嫌臣所領州今曰
望郡旁接渚瀆之境中居梁益之間民力漸殫詎催
科之敢急土風微獷尤教化之當先顧臣何人蒙國
分寄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恭儉修己緝熙實心三
后在天動遵成憲五年更化行底康功猶遡東於班
聯俾承宣於郡國臣敢不益肩素履仰體瞻懷視民
如傷冀發施於仁政行已所學尚對越於天威終竭
微誠永酬親擢

被旨兼權潼川運判謝表

謬陳時臬負且乘以奚堪攝領將輸祝代庖而有覲
處非所據愧甚於榮忝念臣猥以陋儒躡將隆指察

庶獄小大之比酌常平歛散之宜共二以來無一可
紀曾謂漕臣之久曠又塵睿旨之中頒垂三組以聯
榮對兩臺而兼治重惟飛輓之置使豈惟期會之收
司崇學校以厲賢持銓衡而選吏茲惟重寄併及非
材雖暫假於須臾亦靡皇於進退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位無輕授爵不濫施念臣存領於州麾粗聞政
術謂臣久司於臬事尤習民風且俾攝承以須選授
臣敢不恪共明詔遵奉察條無子路兼人之能自知
甚審雖叔孫一日之暫必葺爲期

潼川提刑司賀 瑞慶聖節表

帝暉御極受羣書臣十月之朝邦獻同心歌天子萬年

之雅上儀載舉美報維均恭惟 皇帝陛下遠績九
皇近繩三后伏歷年之堅忍共濟艱難憑一念之嚴
恭潛銷旱暵將以垂鴻於億載豈惟歛錫於庶民臣
將指遐陬傾心宸極以介景福既稽首以揚休克共
明刑將祈天而永命

潼川轉運司賀 瑞慶聖節表

維十月之良月爰啓休符紹三王之顯王誕膺景命
於惟邦慶允洽民權恭惟 皇帝陛下淵嘿九重仔
肩一德匪徒耽樂文后之徽柔懿恭爰究劬勞宣王
之還定安集方歲行之在子正帝之之當辰率時有
截之區逯續無疆之筭巨暫司漕事喜遷昌期為天

下君既備箕疇之福使聖人壽願伸華祝之辭

潼川提舉司賀 瑞慶聖節表

三代有道之長篤生真主萬年受天之祐載紀休符
吐氣旄洪丞生閭澤恭惟 皇帝陛下適祇祖武迪
畏天明寒暑平而三光全陰陽和而萬物得式歌長
發胥慶誕彌奠二氣以維和域八荒而俱壽臣有嚴
司庾莫克揚庭舉百世莫能違斯道聿同於至聖長
上古不爲老至和祈轉於洪鈞

潼川運判謝到任表

攝官承乏無補將輸滿歲爲真誤叨申命撫江山之
維舊悅雨露之更新伏念臣自歷試於外庸遽躡乘

於使傳且庶獄小大之比與常平歛散之宜揆以短
才一之謂甚胡然誤東二者得兼矧漕寄之所關於
坤隅而尤重豈簿書之是務抑澄按之當先况建學
立師將助秩宗之典而量能授職又分選部之衡自
昔假名已慙代斲于今即拜寧不疾顛明時何至於
乏才使指豈難於改畀不圖華遣游及寒蹤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恪謹身脩適祗天顯曷知人之堯哲
民欲其安推明物之舜仁務先所急致令庸陋猥備
馳驅臣敢不遵奉察條敬共明命土風里俗既盡得
於諏謀王澤國章尚勉圖於宣布

直祕閣知潼川府到任表

角巾故里慨夙志之推頽皂蓋東藩誤清朝之東記
申畀木天之舊直式華土地之新封得之若驚望不
及此伏念某賦姿蒙頓莅事闊疎既踈玷於讞平俄
謬將於輦轡轉方渡瀘之有命遽陟此之纏悲興言初
必寧復榮望矧時多故為吏滋艱鄰疆煽燎之方揚
民力張弓之未弛承流之始圖稱無能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畏迪天明惠綏恭獻謂臣歷將使指或土
俗之粗諳念臣荐擁州麾必民情之熟察特令宰郡
以便起家臣敢不祗通訓詞誕敷德意弭艱恤隱俾
田里無愁嘆之聲旌淑禁非以庠序申孝弟之義力
行已志上報主知

謝周程三先生賜謚表

大儒輩出卓為正學之宗下使周諮敢舉尊名之典
俞音才蕪善類知歸臣切惟聖道之晦明寔兆世塗
之理亂自犧黃發河圖之祕堯舜謹道心之傳粵商
周受命之初凡誥誓羣言之首必論降衷之性必明
為物之靈至若箕子陳九疇以叙民彝周公設六官
以為民極君陳以大猷變民厚君牙以五典示民中
尹吉甫作秉彛之詩劉康公開受中之訓蓋興君令
辟之所以教而君必先正之相與言皇王以來不謀
同符春秋而降幾絕如綫極於六藝之作與夫七篇
之書孔欲無言孟豈好辯凡以扶天理而遏人欲傾

時否而康世屯而權謀競興邪詖又作詞華代起科
目相挺雖董仲舒嘗求仁於道詎功利之分而諸葛
亮亦鞠躬於成敗利鈍之外洎韓愈之卓識謂孟軻
之無傳然一傳而衆咻獨倡而寡和斯文不琢神氣
有開挺生豪傑之同時尚友聖賢於異世自周顧圖
書之既作而程顥弟兄之相承雖幽極鬼神實驗於
躬行之近雖窮探性命不離乎日用之常未嘗躡等
以好高大要近思而退省豈獨振千年之墜緒殆將
開萬世之升平而從祀之請未俞節惠之文尚闕貌是
庸虛之跡偶塵勸學之司籲天有聞躋地無措敢意
奏篇之再遽蒙錫命之三速戒攸司各放美號茲蓋

恭遇 皇帝陛下適祗元命駿惠帝猷念大道之溥
微賴諸儒之扶植今美謚既先於後學而褒章未
被於前脩莫標倡道之源豈謂彌文之曠特章好
以示俗不以人而廢言事光流聞時謂初見是謹當
証敷丕訓敷敷羣倫明正道道民開示君師之意使
先覺覺後維持天地之心善人浸多斯世永賴

立皇子賀皇帝表

聖謨密運哲嗣明登仰遵二祖之已行不待羣臣之
屢請官占胥叶師錫允諧恭惟 皇帝陛下由畏天
明適祗先訓言念承桃之重肇開燕翼之祥皆文王
孫子之本支永大漢山河之帶礪遠承 藝祖喜無

疆大曆之歸近考 孝皇均有道曾孫之慶葉濫分
地守阻覲庭揚定大事決大謀既篤家邦之祐聞正
言行正道願觀師友之功

賀皇后踐

禁中決策爲天下以得人海內同心歌吾君之有子
母儀既奠嬪則用章皇后殿下配日照臨承天亭
育遠參任妙蔚彤史之徽音近法曹高著椒塗之令
則仰贊皇支之議俯寬漆室之憂巨猥以遐藩親逢
盛典自家刑國既覘交愛之功求賢審官更懋相成
之志

明堂大禮肆赦賀慶成表

宗祀以配上帝既訖崇儀歛福而錫庶民爰敷衛術
函生闡懌率土歡呼恭惟皇帝陛下淵嘿無爲嚴
恭自度茲歲行之在巳而日吉之維辛震壙侍祠鼎
亨享帝垂恩隕祉不遺輝翟之微盪垢滌瑕式霽風
雷之令臣叨居遠服喜還昌期想卿士之奉璋駿奔
靡及陪老癯之扶杖宣布惟勤

賀受寶表

恭覩 詔書以來年元日受寶文於大慶殿者明命
誕膺披地圖而數貢遠人咸慕奏天府以效珍播告
維新奉安有恪巨聞方物雖昭德之致寶鎮則爲國
之華符古印於咸陽 哲廟所以成太平之治獻元

重於興化 高皇所以開再造之符然蟲書尚龍於
秦遺而螭紐猶沿於唐制矧茲舊物至自殊方遠參
乎嘉祐之文申述於元豐之日圖書具在檢玉借來
昔鏹采中原殆似魯弓之未得今觀先上國咸歆趙
璧之全歸於昭受命之符光啓中興之運恭惟

皇帝陛下聰文稽古神武御時山東三十餘州復行
王化河北二十四郡喜見官儀歸疆來泣於職方執
玉宜歸於典瑞肆卜大朝之吉聿修誕受之文景光
流聞時謂初見臣心存闕北身滯周南握乾符闡坤
珍幸際興隆之兆畏天命念祖業更觀保右之申

賀皇后牋

天扶興運將盡復於故疆地極幽荒首來歸於舊物
慶均八表化始二南臣竊惟趙璧之言還豈但魚弓
之書得由元豐而來百四十載爛其款識之新迨建
炎而後九十五年觀此會朝之盛於赫皇靈之暢爰
覘內治之修恭惟 皇后殿下灑日齊明承天載物
無爲而治率賴於虞嬪有道之長本資於周妣顯膺
眷祐用獲休嘉臣謬守遐藩恪承詔綽披皇圖而覽
帝籍丕昭受命之符頌君德而舞石功遠想充庭之旅

元日受 寶肆赦謝表

效珍絕徽爰開受命之符班朔正牙式霈昭天之澤
皇歡四治輿誦一詞恭惟 皇帝陛下命于帝庭奄

有方夏堅好生之一念得多助於兩間眷言寶鎮之
維新實我龍藏之自舊由元豐而來百四十載爛其
檢識之文迨建炎而後九十六年昉此會朝之盛肆
商大賚胥錫君美元臣屬守遐藩親逢盛典嘉與琪與
之春蠶植咸欽廟社之威靈民勞沆可小康願益申於
先備胡滅誠爲大慶宜深軫於後圖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銅渾考象適膏七日之初陽瑤域闔祥爰叶三登之
嘉運皇歡允洽民氣用諧恭惟 皇帝陛下迪德寅
恭儲神淵靜駿惠累朝之烈濟登必世之仁天池中
間感至誠而叶序霜露所墜聞盛德以來庭方一文

震動之初正萬彙咸張之日迺彰農瑞式見天心臣
等幸睹休符與霑美澤七稽八證既未占而有孚十
雨五風將自今而至後

代宰臣以下謝賜喜雪御筵表

雷在地復誕宣五穀之精雲上天需肆秩羣臣之燕
禮嚴卜書書喜有年恭惟 皇帝陛下寅御不符參
侔真宰不待禱祠之事夙膺保佑之申當五陰一陽
之交應六日七分之候至和攸被上瑞來臻雨而雨
暘而暘得上下同流之妙食云食坐云坐極君臣相
誼之情臣等忻聞鳴鹿之三莫稱嘉魚之什爲民上
而樂與人樂竊陋齊宮之遊思天下之飢由已飢敢

厲虞庭之志

一作爲民上而樂君既切於與人先天下而憂且敢忘於思職

除權工部侍郎謝表

二年載筆久希閒館之遊一日除書忽忝事官之貳
固辭不獲重拜徒慚竊惟百工雖殿六職然而辨陰
陽五材之等將以順天地萬物之情在虞廷至重而
不輕至周典偶遺而莫考相承近世服在邇聯是惟
侍從言語之官匪直伎巧工匠之末肆嚴厥選俾介
攸司如臣者奮迹羈單稟姿踈直惟知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亦謂大將行吾道次將行其言然瓠落
而無所容液楠而不適用數上歸田之請宜從置散
之科忽疇尤城之舊勞俾列中臺之末屬欲行或止

當黜而遷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惠綏民岩由畏天
顯謂善類乃興邦之命脉而直言爲有國之光華特
施培養之仁以茂纂承之烈致令宜去亦誤留行臣
謹當祇服訓詞益深操守獻納論思之責毋替夙忠
進退去就之宜尚期終令

謝 皇太后表

柱史分輝久叨徧歷事官命介忽誤優遷拊分美堪
歸恩有自伏念臣奮身孤遠涉藝淺無 先帝臨軒
之初策諸前列嗣皇謀廟之始擢在左列但知斷斷
以首公不解盱盱而隨俗雖寸長之粗見亦衆毀之
所歸會有采薪之憂莫施橫草之報惟祈間廩以佚

病軀既屢觸於報聞又恍驚於超拜雖處之伎巧工
匠之職實號曰言語侍從之臣班聯浸高責望逾切
顧控辭而莫遂徒震懼以靡寧茲蓋伏遇 皇太后
陛下母儀四方子育兆姓夙有求賢審官之助用開
詒謀燕翼之仁凡今要近之臣皆昔封培之力有如
孱瑣例辱眷留臣敢不益厲初心以裨新政獻納論
思之責罔替宿忠進退去就之間尚期終令

復元官職宮觀謝表

七年流落幸全投裔之軀三命便蕃併賦祝釐之廩
望不及此得之若驚中謝伏念臣賦資顛蒙聞道猶
淺自玷言語侍從之列期效論思獻納之忠而識闇不足

以周事情才疎不足以濟時用况卧疴之既久且公論
之不容白簡霜嚴已甘大慘皇圖天廣特沛寬恩僅
從三褫之科姑寘五谿之表雖江連楚蜀無瘴爲跼
跼之憂然地控蠻徭有暴虎兢兢之慮忽自天而有
命俾便道以過家盡復元階實踰始望况申榮於
書殿又假寵於祠宮事光流聞時謂朔見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侔覆載知燭幽深憫臣斷斷無他昔有
負薪之疾察臣恹恹自守嘗輸曲突之忠粵從祭澤之
游頌已動聖心之遐軫上東朝之壽筭下春日之寬
書肆命元臣式商大賚臣誓堅晚節益厲後圖今為
牛羊求收芻已荷更生之造未先狗馬填溝壑疇

非報德之期

上皇太后表

東朝介壽式頒慶渥之新比闕疏榮盡復郎階之舊
仍通班於書殿併賦祿於殊庭拜命便蕃拊躬震悸
中謝伏念臣藐然末伎奮自諸生先帝臨軒之初視
恩首選嗣皇謀廟之始待罪邇聯會有采薪之憂莫
施橫草之報連章累牘罔匪由中華職要藩姑令補
外自貽伊戚以速厥辜奪爵投荒坐閱七年之久昇
祠還秩忽驚一札之頒得之若驚望不及此茲蓋恭
遇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飭躬慈儉迪德靜
嘉昔著壹儀有求賢審官之助今隆母道垂詒謀

燕翼之仁念蠢茲罪戾之餘亦曩者封培之一海師在
外罪悔迄今乃因錫福之辰特霽昭天之澤臣命輕
螻蟻恩重丘山觀德化之成幸數陪於瘞老祝聖人
之壽敢自附於華封

潼川路安撫到任謝表

王三錫命誤新渥於松階國十爲連忝舊封於梓部
莫俞巽櫝敢後寅車臣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伏念
臣才不適時學惟事道際遇兩朝之久踐揚三紀之
間爲詩遺王名曰鷓鴣本期救亂取彼潛人投畀豺
虎皇恤傷讒尚憑高廟之神靈敢賴天王之明聖返
湘壘之初服釋楚執紱之南冠訖俾生還誓言死報矧

又授鉞於赤甲白鹽之下予麾於玉堂金壁之間猶
未厭於宸心復俯頒於閩寄地連巴益分四千石虎
竹之符江接牂渝理十六載龜琴之夢維時多故歷
變方新民夷有侏儒獫狁之難齊郡國有赤子龍蛇
之未定而民力張弓之莫弛邊氛煽燎之方揚豈惟
鷓在梁之羞抑亦童負山之懼厥爲忝冒實出會逢
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歌九功明見萬里暢皇威
於海岱允矣東漸紆廟筭於岷嶓曠焉西顧謂南維
之絕徼實北定之良圖念及徵忠復加隆委臣敢不
修其可願欽乃攸司銷帶牛佩犢之風道守之務本堅
使馬如羊之誓亶廉以安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四

內制

賜左丞相鄭清之辭免兼職不允詔

朕惟成周之制策書世系官成政典雖各有職掌而
典式法則太宰實總提之所以嚴載籍謹政刑信今
而貽後也漢失其指禮儀章程律令軍法相國僅與
諸臣分掌其一至我 國朝始命宰輔盡倣成周之
舊卿以忠忱篤厚相予親政登籲羣獻宣昭令猷若
玉鏤金科之書戎昭武畧之要提綱旣久厥有端緒
今又以史筵著局屬卿董正而遜牘來上併露歸志
夫此五書之目卿且不得以辭其勞矧方命卿以周

公之事往求朕濟事有大於此者其勉爲朕留總領
衆職毋替成績

賜淮東制置趙葵乞遂退閒不允詔

朕惟用人之法蓋非一涂昔晉用荀林父秦用百里
視人始疑而終信之雖然抑可以爲難矣使須暇三
年終無以自見也晉景秦穆不得爲遂非乎以卿世
篤忠孝肆排羣議倚殿東淮而新疆未固蹙境喪師
需章復來固請閒佚今秋防孔邇豈卿閒佚時邪其
爲朕量國力固封守明邦謀糾蒐廉察相翔先爲自
治之圖以杜必至之患尚有以雪報邲之恥也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

七月五日

朕駿惠先猷登庸二相以左右乃辟宅師非苟以爵
位爲光寵也卿乞身之請至于再三援賈誼書將以
古大臣之節自厲詞指開亮不忘嘆嘉雖然節之爲
義剛柔分而剛得中蓋止所當止非直以一退爲諒
也澤上有水或過或不及皆不得謂之節朕自親萬
幾卿能爲朕蒐覽俊茂收回威枋不闡言路肅遏吏
饗正當須暇歲月言觀厥成而一日非終奉身勇退
朕方以剛居中爲甘節之主卿顧欲決於一去以蹈
於上六之苦節豈所望於舊學之臣邪典聽朕言亟
抵厥叙

擬 御筆褒鄭清之

朕倚卿舊學助理萬幾卿迪德靖夷秉心純亮正塗
四闢吏道一清厥功茂焉乃自仲夏以來屢伸卜相
之請茲又力祈閒退至於申詔四五面諭再三冲尚
莫回殊拂朕志今以手札賜卿其毋重陳往卽乃事
以副朕眷留之意

賜葛洪辭免資政提宮乞休致不允詔

七月十一日

七十而致爲巨禮之節也若耄期稱道不亂則有不
得謝者故在朝則共王杖大祭祀則供杖咸非惟貴
爵崇齒亦以乞言攷德如叡聖武公延州來子皆年
過九十固不以齒爲限也朕閱勞耆碩聽就退間祕
殿隆名真祠間廩亦庶幾月存日秩之意參諸禮經

孰白不可毋以舜遜爲也

曾參政從龍生日賜牲餼詔

七月十七日生

儲休慶罔生德明時冠一卅之倫魁陪兩朝之該輔
爰頒好賜庸介壽祺其茂體於睦懷益勉殫於忠報
立秋祀五福十神太一祝文

月望東維氣澄西顛時維四立報重十神敢迪彝章
式嚴圭薦庶綏神顧申錫邦休銷弭疹祥導迎和氣
師千載最年穀屢豐嘉與函生永嚴昭事

聞喜宴口宣

七月十五日

樂得賢才式頒燕衍樂奏嘉魚之什歌陳鳴鹿之三
爰示周行匪章私惠

賜吏部尚書李臺乞歸田里不允詔

閏七月四日

朕始躬萬機靡皇他務迪籲耆俊共圖康功卿作我
恭先為時特起言論有偉聰明未衰而陳誼再三編
以禮律朕惟七十而致君事時其大閑耳若耆耄好
禮耄期稱道有不得謝則不以齒為限也書不云乎
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尚安厥位毋駿爾行
賜知閣韓休乞休致不允詔

上閣之長九儀是司揆之故常必付耆宿卿以勳臣
之後練習憲章徒賴儀刑以重賓贊而仍歲請老求
遂私佚此非朕所望也

賜李真辭免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不允詔

承明學士之選凡宥府之初除從臣之其次者爲之若優以內祠留之經幄自非耆宿不在茲選卿三朝敷歷之舊副朕柬求而陳力不能累章來薨夫知止知足者人臣律已之分而尚德尚齒者國家禮賢之宜是用閔勞禁塗參放故實凡以待久次處耆宿者併用付卿禮秩旣優眷懷未愆其母固謝嗣有寵章賜洪咨瓊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不允詔朕倣操大權卿首以忠清竊滌垢玩儕乃辟于成憲乃有非謀非彝以肆恣聞迨更掌書命攝貳選曹猶幾糾過行違昭乃辟之汝庸也而書詔填委以診節

宣之和數以告詒茲庸擢正貳卿晉兼瑣闥蓋官雖
要重而事簡於前其庶乎可留以沆濟乃辟矣始卿
以元祐望我聞為朕言曰今元祐絕望朕聞之惕然
若遽舍去其果無望也夫

賜李臺再辭免除端明內祠侍讀不允斷章

批荅

優老之典朕自嗣位以來未嘗輕以假人今輟以榮
卿之歸而來奏以不良于行固辭未已夫三揖而進
一辭而退此固卿去就之分詩不云乎謹爾優游勉
爾道思其尚以經學輔朕無重陳也

口宣

內祠佚老經幄留賢刻書殿之隆名皆 聖朝之優
典亟祗厥叙母費子辭

賜葛洪再乞休致不允詔

七月癸卯詔書嘗爲卿言昔人如周之叡聖武吳之
延州來皆年過九十而不得謝斯言屬耳而忱請再
旣朕惟七十致仕古有明訓大夫去者亦公卿之通
稱然而由周以上耄不得謝尚多有之蓋不特前二
人爲然或者旣嘗在大目之位則當與國同其戚休
非若卿以下得以引年嘉遯也詩曰毋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其母重陳以章朕之不德

賜崔與之辭免參知政事不允詔

自比年以來義理不競名節隨類思得守誼握正秉
忠蹈方之士表儀羣辟是用待卿爲政夫當仕有官
職而以官召之則不得以疾爲解卿猷念專固不肯
設中于心以相從也今外江內哭平秘切不醉而怒也事會曩來
豈卿閒遊時耶詩曰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舊訛謂誓
不過君之朝而先儒非之曰此自陳不得過君之朝
也今卿以二說孰非孰是奚厚奚薄則去就決矣朕
命不易卿來毋遲

顯恭皇后下宮修砌山牆告遷神御表文

載首宮牆荐更歲路正僎功而興什當移御以即安
敢以靈辰首伸虔告

賜陳卓乞解僉書樞密辭執政恩例奉祠不

允詔

朕惟天命難謀事幾錯出肆庸衆建該輔以紓我憂
民維時百工莫肯夙夜暨厥表且不恤我士厥既憲
禁宣猷以申儆之惟卿踐修有聞竊我樞筦尚幾與
二三大吏祇勤無怠以律我有目而浩然懷歸陳誼
懇懇雖以視恩政路厥有常典亦不我屑詩云無棄
爾輔負子爾輔其克忱裕乃猷以訖爾庸

賜陳韓辭免除工部尚書不允詔

比歲姑息成風誨茲賞盜誣瀆相龔勢羣亞復然雖以
王之瓜牙有不可恃而南徐又見告矣卿以忠忱內

發威信夙孚殄勦所加靡有遺育庶其爲朕免於誨
賞之取以張辟威以折亂萌晉攝文昌庸昭在師之
寵而辭弗敢有且曰若假千百人之命以求寵利天
且不容况於人乎嗚呼此古人哀矜勿喜之意充是
心也可以無媿於天牧矣懋功之典匪朕攸私

賜陳卓再乞祠不允詔

癸未詔書言未脫口而忱辭再醜秉誼莫奪惟今戎
心弗諱疆候繹騷積賢累才猶慮弗給而無背無側
何恃不虞矧惟股肱之臣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
今國事未濟而私佚是圖匪朕攸聞尚其以義自閑
永弼乃后

八月半禱湘江設醮青詞

金令方中正潮汐瀰漫之候土功未戒有限防潰決
之憂敢希顧諟之仁爰舉醮陳之典仰冀天神祚善
益鞏固於皇圖川右靜波畀安安於京邑庶偕億兆
永荷生成

擬趣召崔與之 御筆

卿自鎮蜀南還屢詔不起清名高節朕甚慕之方時
多艱待卿爲政庶資廉靖以厲廉隅毋庸固辭亟副
虛佇

賜右丞相喬行簡生日禮物詔

九月一日

叶能熊之上正渭濱八十之年歌鳧繹之詩祝魯國

萬千之壽爰攷匪頒之式庸昭眷遇之私既有旨酒
又有嘉穀以將其厚意俾爾戩穀降爾遐福尚輔予
一人

皇帝甲子本命就開元宮設醮

九月一日

歲歷三時爰屆季商之候日周六甲適丁元命之辰
載被殊庭肅延真馭仰冀無私之造式開有永之祥
天威咫尺庶享克誠童瀆再三尚陳餘懇惟冀有嚴
帝鑒甬錫邦休長垂顧右之仁益保靈長之慶

賜左丞相鄭清之生日禮物詔

九月二十九日

觀度銅渾正龍駟開晨之候調元至鉉記熊寵協夢
之辰肆迪尋章式頒嘉賚美鄭公之德爰加授案之

勤頌萬侯之功益介如岡之壽

告太一祝文

五福

君其恭

大遊

小遊

天一

地一

四神

目其恭

民其恭

直符

闕宮之神

葦收告謝朝易闔辰攷四啓之彝章舉十神之秩祀
伏冀枕辭孚格靈監博臨三務成功各保室家之慶
四夷慕義永銷兵革之虞

趙汝愚配享 寧宗廟庭奏告 太廟景靈宮

祖宗祝文

九月二十日

臣維前寧人嗣大歷服在時邦哲有相汝愚定策宮
闈計安宗拓鼎湖弓劍歲一星終高廟衣冠德百世
祀載疇侑食無易元功蕃築云初吉圭以告

中殿易去
繪象云初

青詞

昔在寧考相維汝愚獨高元祀之功宜與大燹之享
師虞既穆象肖聿新茲惟有國之常經仰冀在天之
昭鑒

賜李真乞還故里不允詔

九月二十四日

朕惟周有黃耆台背之老詩人以美王漢無白首者
艾之臣識者以憂世肆稽衆允咸顯時髦卿以四紀
勤勞三朝敬歷長我六事爲今名卿曾幾何時數以
歸諗夫經帷史觀有理義之悅心書殿祠宮非筋力
以爲禮何疑何間予請予求敵聖武公耄期而入相
延州來子牟而帥師爲朕少留於卿奚損

賜李皇再上章乞還故里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書不云乎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
旣愆我尚有之古之人欲其罔愆也雖以旅力旣愆
之人尚幾其我有馬今卿陳力不能累章未已所以
自爲謀則善矣 朕獨不惜良士之去乎而况比日
以來狄難未衰邊聲孔棘淮漢陝蜀羽書重跡 朕
爲此懼正惟黃耆成人是諮是信今顧以禮律義命
自倣以親舊規曉爲疑夫委質爲臣苟有以畢誠單
慮濟登乃辟如漢汲蕭則寧復以居中爲嫌勉蹈前
脩毋庸亟請

安矣仲撫諭四川官吏軍民詔

勅四川官吏軍民等 朕以眇冲嗣守歷服上天孚
佑一紀于茲虔恭夙宵罔敢暇逸載惟西蜀居國上
游蠢茲犬羊敢犯王罍乃季秋月朔疆吏告警維時
闡帥進屯險要獎率王旅若守封扞敵之臣暨我將
士躬冒矢石挺身戎行雖時有克捷而賊勢鴟張音
郵隔絕深慮踰關越險滋蔓難圖 朕爲民父母而
不明厥德綏御失道以召釁納侮使吾赤子仍歲勞
不得息將吏被甲胄不得卧恫瘝乃身過實在朕
一念及此疾首痛心惟爾官吏軍民念三百年涵養
之恩其尚同德一心以殄殲乃讎 朕既頒手書以

付彥呐爰命太府卿安癸仲兼四川撫諭使奉將
朕指勞問將士撫綏黎元招輯流散糾合駭武其有
監司收守虜將勇夫巨室豪民忠臣義士凡以靖難
敵愾為吾制臣之助者姓名來上 朕將第功行賞
大報忠勞勒名策書垂耀罔極爾其聰聽 朕不食
言故茲撫諭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
不多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十五

奏議

奏乞爲周濂溪賜諡

臣猥以晚學誤被東注擢司祥刑旣服收司會漕輓
空官復令共二顧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
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
生有顯秩沒有卹章載在史冊者臣既不復贅陳然
其間有道德隆重爲世師表而爵位弗稱未舉易名
之典則臣職在勸學所當敷陳臣切見故虞部郎中
周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
苟下之民不傳謂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

其流風所漸汙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
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
復惟念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焉
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
宗主葵離判渙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故傳
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
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
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
治之日少亂之日多寧不以此而願獨奮乎百世之
下乃始探造化之至曠建圖著書闡發幽祕而示人
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誦其遺文者始得以曉然於洙

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
異端有不足學者矣又有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
其學益以大振雖三人者皆不及大用於時而其嗣
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其於一代之理亂萬世
之明闇所關係蓋甚不淺特以命秩弗崇其於節惠
之文未有能發明之者紹興之初侍講胡安國嘗有
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于先聖先師之廟
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
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
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爲言誠爲闕典巨愚
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

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將周頤特賜美謚使海內人士咸知正學之宗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如程頤兄弟併得在易名之典則尤足以章明時崇儒重道之意臣本為蜀人致甘棠之思而僥言及此越職踰分臣知罪矣惟陛下財幸

小貼子

臣又照得周頤及程顥兄弟倡明絕學真有功於斯道今不惟未舉易名之典而爵列未加亦不得從食于先聖先師之廟誠為未稱欲乞併下禮官檢會胡安國等嘗所建請討論施行

又小貼子

臣切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
栻並蒙賜謚然熹栻之學寔宗周程錄其後而遺
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併乞 睿照

奏論故軍器監主簿游仲鴻紹熙末年建明

宗社大計

照會臣猥以空疎誤蒙簡拔洊領使軺早夜以思莫
遑寧息凡耳目所聞見吏治之臧否民生之戚休已
嘗累其奏陳冀圖報効雖悉荷嘉納而孤忠直節韜
晦未彰尚有適隸臣所部而臣熟知其事者儻避再
三之瀆嘿不以陳臣爲有負昔者文彥博富弼定策
之功因王同老而後明王珪立子之議迨其子仲脩

而獲顯以大臣定大議猶爲臣者所掩不得暴白於
時矧以小臣藐然朝著之後與身當事任者蓋大相
遼絕乃能長慮却顧白發 宗社至計於簾闈猶豫
未決之初時宰燕居深念之日幸而成事不惟不見
知於時乃遭誣罔以陷於讒至肯絕勿敢言齋恨以
歿臣職在諷度敢憚敷陳臣切見故中奉大夫游仲
鴻果州南充縣人稟姿粹夷操行剛正臨節見義凜
不可奪故相趙汝愚帥蜀之日嘗招寘幕下多所正
揅後以薦居朝列雖歷落百寮之底而忠精憤激莫
非愛 君憂國之誠汝愚旣秉政機凡事無鉅細率
以諮問迨紹熙末年國有大故中外震怖莫知所出

仲鴻由料院上書其詞至謂與其死於亂兵之手寧
先一鳴以身膏鈇鑕於是涕筆俱下又數勸汝愚宜
速定大計汝愚焚去其帑而心有感於其言越二日
再見則汝愚責之曰君所言何事而書之帑邪仲鴻
又爲言公爲大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可也會相臣
倉皇去國仲鴻在祀事誓戒中又移書諭汝愚曰禫
日不決禍必起矣七月甲子禫陛下龍飛其定策
固皆汝愚之功而白發其端勉効惓惓之忠者仲鴻
也俄遷軍器監主簿汝愚旣出仲鴻乃力請補外差
知洋州及汝愚遭變韓侂胄之黨相與出力誣以大
惡之名罔以不赦之罪而文致之辭波及仲鴻至謂

其陰知汝愚覬所非望乃迎合以干進此慶元二年
章䟽也賴 陛下聖明止罷知洋州而已其後臺官
再論極其醜詆皆臣子之所不忍聞乃慶元四年章
䟽也復賴 陛下聖明但降詔戒諭而已且慶元之
臺官與仲鴻不知有何仇怨而一再論列直欲加以
竄謫之罪蓋不溢仲鴻之惡則無以厚汝愚之誣姦
言滅公邪論醜正一至於此天理不泯事久自明六
七年之後朝廷收錄仲鴻畀以藩府擢以利路漕節
仲鴻亦勉自激厲以圖報効既以事連拄統戎吳曦
憚之走書侂冑俾之代去曦既僭竊仲鴻誓言以必死
前知潼川府劉光祖嘗舉以自代其詞謂仲鴻甲寅

在朝建大議於簾闈未決策之前乙卯去國進諫言
於權臣欲用事之際是數語皆仲鴻平生行己之大
節其後又有以告于宰執者事既轉聞蒙恩遷秩訓
詞有曰載嘉靜退見重鄉評何愛一官以旌耆德仲
鴻得此置謂榮遇然褒遷之詞乃以嘉其靜退之節
至若紹熙末年陳宗社至計而慶元初載翻以是
幾陷大僂仲鴻終不肯自明以訖於死則其事未經
褒錄是於勸忠賞善猶謂闕典巨愚欲望聖慈特
垂睿覽下本路監司於本家取索當年事蹟及所上
書疏與劉光祖所作銘誌宣付史館仍下有司別議
褒錄俾其讜言深識後世有傳則豈惟足以慰仲鴻

九京之忠魂其爲臣子匪躬陳誼之勸誠非少補

小貼子

臣照得仲鴻之子宣教郎前知遂寧府小溪縣游
侶好學篤行克世厥家如蒙 朝廷以仲鴻未蒙
顯賞將侶特加錄用尤足以爲臣子匪躬陳誼之
勸併乞 睿照

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
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
者雖惡猶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
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

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條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
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
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
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
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
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順
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
類亦不爲小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
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且切爲之不平久矣迺自
前歲誤被東擢攝承漕運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顥
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本近歲如朱熹張栻皆

已賜謚而熹棫之學寔宗周頤及程顥今錄其後而
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 皇明亟垂
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
弟爲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
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
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自適年
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旣首以用諸周程之
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
豈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旣不可得
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且愚欲望 聖
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

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瀆瀆聖聰伏俟斧鑕之誅

貼黃

臣曩者本爲周頤嘗仕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旣荷聖慈悉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警言後學有功亦不在周頤及程頤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爲言者門人嘗欲謚爲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爲弟子誅師不合於禮今若自

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
正學益闡善類胥奮不勝斯道之幸欲乞 聖慈
併下有司討論施行

論人心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五

臣疏逖之蹤自請郡西還十有七載兩蒙 聘召三
授郡寄以至按刑將漕分閩守藩忝竊殆遍以書生
分量寡欲易足日有滿盈之懼乃今月正元日 陛
下親御正牙誕受寶鎮會朝之盛觀聽攸屬而臣顧
以是日首被特招之命傳曰敬其事則命以始今
陛下旣施其敬於一介外小臣而臣不以仁義言不
以堯舜陳是謂不敬有臣而不敬 陛下安用省記

於積年之餘收召於萬里之遠也臣聞人與天地一本也天統元氣以覆萬物地統元形以載萬物天地之廣大蓋無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備萬物之體以成位兩間以主天地以命萬物闡闔陰陽範圍造化進退古今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貴蓋若是易於坎離互明心體者也而先天居東西則陰陽之正中也後天居南北則天地之正中也於日為戊己則土之正中也於辰為子午則時之正中也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則氣之中也為卦承上經而接下經則卦之中也離體則虛中而文明故應物而不窮伏坎則剛中而孚實故處險而常亨其至平至正又若是

人能以其至貴至重也而不以小用之以其至平至正也而不以偏用之則其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堯舜以心相傳堯典一篇惟克明俊德乃命羲和疇咨四岳等事堯無所爲也舜之繼堯亦不過取諸人以爲善以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凱也舉之以天下之民謂之四凶也去之是天下之民舉之去之人心之所同則天也舜無所私於此也九官之命彼皆何等才分而自宅揆以下敷教者不以制刑典禮者不以掌樂選衆而舉僅得其人分職而理僅無曠事矣暨三代曰顓俊尊上帝曰陟丕釐帝命曰以敬事上帝凡皆推是心以答天意耳乃自

秦漢而後千數百年此意或寡當事任者豈樂於獨
勞而常患乎莫與分其責居有位者豈樂於喑默而
常患乎莫與行其言夫人之有伎人之彥聖秦臣知
好之以保子孫黎民則秦臣之利也人之智慮人之
聞識樂克知好之以優於天下則樂克之善也豈必
皆自己出而况屈信消長之運乃天道之所當有非
人力之能制不是之思而憧憧往來者皆徒思也此
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一也孔子論天地之神昭昭然
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而繼之曰清明在躬氣
志如神又舉詩以證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
曰此文武之德也是篇凡四言而意實相貫蓋聖人與

天地一本而分使本心湛然清明純粹與天地通則
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動乎體而爲夢見乎龜而爲卜
雖遠在巖濤夫孰非此心之感况山澤之氣亦我同
體者也毓靈產異以詒數世之仁亦理之當然耳而
後世之君臣所居者旣狹故所感者亦然豈惟所感
然哉下之從上後之視前更相承式而才氣愈隘沈
默拘攣以爲謹也纖微煩蹙以爲能也以濟時須且
弗暇給况遺後乎夫天地山川之神氣亘千古猶一
日而人才絕無僅有乃至是則以所感所徵然耳此
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二也夫人憂樂慘舒之度本諸
一心之微而流行於陰陽見於複燁未嘗有毫髮之

欺是以昔之聖人有舒泰而無拘迫有寬易而無狹隘以天命自度而不敢以私意小知行乎其間勞逸以時喜怒以類凡以節宣血氣專固精神順天地而理情性也爰自後世或人主獨運萬幾而乏羣臣之助或大臣兼摠細務而行有司之職其規模運量既日不暇給則於長筭遠馭寧無所遺光武賢君也視朝至具夜分乃寐太子憂其失養性之福諸葛亮其賢相也所噉食不至數升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食少事煩人以爲憂夫自一命以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君相然後勢重而形佚使人主每旦視朝而不得大臣之助大臣執掌獨賢而不資百工之助分曹列

局陰拱默視事無鉅細必經省覽下至衆而上至寡也夫如是則下逸而上勞豈所以理性情之正養壽命之源哉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三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夫內而宮庭屋漏外而天下國家莫非天命之流行使幾微之不敕是謂曠天工人而違時幾爰自後世或自謂智足徧察或例曰人多可疑或言儒生皆是古非今或咎直臣多取名歸過是心旣勝賢路益狹班固贊漢之得人惟稱武宣而武帝中年已謂各臣文武欲盡詔求跡弛之士宣帝之後僅一再傳往往見大夫無可使者至外召蓋屋令

拜諫議大夫以遣東京以後朝會無宿儒大人可備
顧問人才固不易得而亦非果無好巨所教苟用可
制故無以盡得天下之才耳唐中世以降或至東省
閉閣南臺闕真正牙罷奏無言不對此豈真無才邪
其曠天工而違時幾也多矣此不能與天地相似四
也士修於家非積歲累月不成而壞之於天子之庭
則一語一事問爾昔之人念其成材之不易也故必
扶植而容養之相勸於善意以圖惟國事之濟而不
敢逆疑於意嚮之間所以兼收並蓄擬緩急而遺才
孫也漢之高文去古未遠猶有濟時詒後之慮而中
世以後則有不盡然者矣遼西且曩言而李廣起單并

略塞而趙充國用五溪喪師而馬援奮再肇迫燕李
靖出范陽煽以真卿識河東寇結子儀封廷湊肆毒
裴度見伐蔡屢劾李愬顯使非倉卒需才則廣危霸
陵充國援以老棄李顏郭裴諸人將沒身不見其此
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五也臣既歷觀前世每見秦漢
以後君臣大抵相尋於一轍爲之廢書而嘆曰大哉
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必休休焉與天地相
似乃可以無曠於天位千數百年莫有以是告其君
者毋惑乎治之時常多於亂之日而危之意常浮於
安之形也今人才雖未易有而亦非果無也風俗雖
不如古而猶可以有爲也拓而大之則在人焉且於

是的然自信以告于陛下且念更迭既久分絕榮
進今重觀上國之光誠出望表用敢及時展盡以冀
君相之一動心焉儻蒙陛下留神省盭而或有取
於其言君臣之間共推此心以一掃千數百年之弊
則規模既拓人才將爲時輩出矣宗社幸甚善類
幸甚臣不勝區區

論州郡削弱之弊

臣聞三代而下經制不立故天下之弊常伏於救弊
之初漢自吳楚之變分封以弱侯國而末年之弊乃
起於同姓弱而外戚彊唐自安史之亂裂地以授諸
將而末年之弊乃起於藩鎮強而王室弱故善治者

能先時而制其弊其次則因時而救弊其下則弊已著而後徐爲之救如此則亦何及矣臣恭惟藝祖皇帝自大難未平首創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還京師臨遣廷紳以爲牧守天下莫不仰服威斷之明然而守邊之目則又其考任假以事權固不與內郡同也未幾而初意漸失并汾閩越之僅平江淮諸郡已令毀城隍銷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過四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漢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王禹偁自黃岡上疏極陳江淮空虛之害至謂名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臣弼論江荆荆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

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鉏耰白挺便可盡殺守令開府
庫誰復禦者至寶元康定以後空內以事西邊則武
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
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
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
何金州盜作速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
郡國猶有不會之財猶有留州之緡可以爲招兵饋
之費可以爲一方緩急之備然猶廩廩若此矧熙寧
而降括財利以弱州郡則益不暇爲國遠慮籍禁卒
罷招填併軍額揜窾籍分係將不係將則尺籍雖闕
亦不暇補矣方時晏安猶未見其爲大害也崇寧以

後賦歛日增軍政日壞郡益以削一旦盜起東南連
跨州郡震搖汴都久而後殄况當新造之金非拱手
死難則望風棄城蓋自建炎四年以前惟知歛兵避
狄未嘗敢與之抗者逮渡江航海迫我不已然後兵
刃稍接不數年而議和之使遣矣紹興之末虜闖淮
薄江旣迫而後應之士氣稍伸然猶不敢盡用其勝
極於比歲承平日久吳曦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雉
李元勳烏合之衆足以震擾三道張福干人之衆足
以披靡君辟虜闖梁洋三泉如履平地虜闖斬黃五
關如外虛邑嗟夫強幹弱枝之弊乃至此極是焉得
無以變通之乎臣嘗歷觀中興諸臣如李綱嘗欲分

長安襄陽建康爲三都胡舜陟嘗欲折三京關陝爲
四巨鎮張守嘗欲以大河州郡倣唐藩鎮付之帥守
范宗尹嘗欲分畫諸鎮更不除代李彌遜嘗欲假帥
守事權以銷姦宄雖多事之時與今日平世事體稍
異然郡國削弱之弊則百年間如一日也況今所恃
以爲捍蔽者莫重於四鎮曰江南曰兩淮曰荆襄曰
四川使三邊不警則尚可以紓歲月之安而金夏蒙
鞬局勢浸異殘寇未殄又生他寇四鎮之寄益非昔
比自比年來朝廷垂意乎此責之專而任之久若
知所以重其事矣然而其要又在於擇人苟匪其人
則責之專返以益其過任之久返以厚其毒旣得人

矣則當假以遂事之權聽其所爲勿從中制本道官
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責成則久
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財賦
得以專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舊比以掣其肘也軍
籍得以覈其虛實戎司不得掩虛額以自豐也屯田
當復民兵當核忠義當招皆可以隨宜經理也規摹
既立則如國初守邊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
年或八九年無所改易可也稽其勞效而即鎮遷拜自
從臣以上雖貴極公師可也其旁近諸鎮又當豫蓄
資望之人以擬其乏如是則受任之臣事權專一得
以展布四體責其成功而人亦改視易聽不爲朝不

謀夕之計可以慮終而知散三邊隱然爲國長城緩
急有恃矣此 藝祖皇帝久任邊臣之成規而中興
諸臣因時損益之遺意儻蒙 陛下不以臣言爲非
即乞與大臣審議而速圖之臣冒黷 聖聰拱俟
蕭斧之誅

重校鶴山先生奏議卷之十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六

奏議

十一月二十三日輪對劄子二

論擇人分四重鎮以備金夏難事

臣聞昔者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
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嘗
因是重有感焉子於父母一氣而分故志之所至則
氣亦至焉未有呼吸喘息疾痛痲癢而不知之者知
之斯速圖之然後父母之道盡而臣竊見乃者太陰
示異彗孛告災雷電連時海流失道其占凡爲陰盛
陽微此蓋下動而上應其爲喘息痛痲亦既深切而

爲民父母豈得以晏然於此臣嘗私自過計而深有
隱憂焉且晉永和間太白犯東井犯左角熒惑犯歲
犯月是時人謂石氏殘亡之證梁中大通間熒惑太
白合於軫熒惑入南斗是時人謂東西魏分裂之證
然而晉人北伐之師連歲不動梁以牧守來朝之夢
亦受亡虜之詐臣謂人之精神血氣與陰陽五行相
爲流通故著乎稷象見乎占夢凡皆此心之感况夷
狄禽獸亦一氣而分者殆未可以此疆爾界而歧之
也臣竊惟金虜日蹙殆不過游蒐假息耳而連歲盜
邊志在抄掠三垂將吏已不得休息况積疆之夏新
造之鞬能保其不我窺乎夏人又有吞噬關陝之志

數通邊臣要結兵援秦鞏之會棄我先道反謂將甲
士少更請濟師今又遠連強鞏近向全秦行李往來
邀我未已利害難於踰度真偽不可測知稍失應酬
便生閒隙而臣又自江淮以來聞之道路則重以鞏
人之憂雖曰鞏政多門勢且分裂與金虜之始事體
稍異然其摧金如拉朽乘勝如破竹似未易忽視也
矧不得志於我者安知其不乘間於其中垂亡之金
又安知其不求好于鞏以紓旦夕之禍然則金未可
忽而鞏復又未知其心 藝祖皇帝不取太原正慮
有西北二虜之憂况三虜之角逐而未分乎三才一
本六合同氣一方有敗則爲民父母之心便如洞瘵

乃身至隱憂 切此非虛語也況今稽之天地驗諸
往昔亦既有證矣乎士大夫心乎憂國則不過交談
族議咨嗟嘆息若不能以終日而卒未有一策可施
者臣嘗妄謂使其汎汎悠悠如舟流之莫届行邁之
靡臻以聽其勢之所趨莫若外示懷柔以弭增寇之
憂而內修守備以立久安之勢且下淮東制司仍遣
小使諭志於韃使羣盜無以措其甚間之辭而夏人
則令四川制司因其來使諭以各用所長分道出師
乘便即發不必更相牽引凡此者第以款敵而紓憂
耳而在我者則當惜陰愛日汲汲然圖所以爲吾自
治之計精擇海內所推實可任事之人如江如淮如

裏如蜀分四重鎮而虛心委已以付之假以事權助
之財計凡所奏請隨即響報使得展盡以自用其一
方必求賢任能選將練士必信賞必罰屯田積穀必
休養百姓謹固守封必同心體 國玄相關移其以
次要郡如荆鄂金沔諸州亦次第選任責以實備如
四鎮然凡此要害之地使果能一一得人規摹既立
無所牽撓實政是講不事欺誕則精神風采必將旦
異而晡不同行之二三年間庶幾有備不猶愈於數
十年間汎汎悠悠以聽其勢之所趨無事則不憂有
事則大懼也臣頃者誤蒙賜對雖嘗妄論及此然條
貫靡竟今輪當面對昧死爲 陛下申言之如蒙

聖慈謂臣言可采即乞與二三大臣孰議施行臣不勝區區

論實錄缺文

臣曩者溫負東觀蓋嘗伏讀金匱玉板之藏每惟祖宗實錄自東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過一千餘卷而南渡以後高宗孝宗皇帝兩朝實錄僅六十餘年遂至一千卷以三十六年事爲五百卷猶之可也而二十七年爲卷亦如之意其廣記備言無所脫遺而臣偶因當時所遭隨事檢閱則有不盡然往往一月而釐爲二三卷往往州縣細故亦動是千餘言至事關大體顧及脫畧且如開禧元年虜使

趙之傑要 陛下起受國書臣時以館職獲陪朝者
之後偶記乾道六年虞允文爲相虜使烏林蒼天錫
倨慢與此相似時則允文前奏大駕還內放仗罷朝
臣與在列誦言其事所冀速達有頃聞 陛下徑還
禁中一如乾道故事臣謂宰執必有援此以開陳者
矣乃聞韓侂胄爲宰執言此謝郭然爲之不知郭然
秉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臣既退朝即取乾道國史實
錄會要 聖朝日曆諸書徧加披閱則於此事或全
無所載或畧及一二而實錄則仍循常比書垂拱殿
賜茶酒不知是日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閣事王抃
上疏 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似專美於抃而抃詞

止議受書之儀亦不及放仗罷朝事此實錄之闕文
有如此者是歲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明年六月
師旦抵罪詞臣以草制罷去或謂內制未有封駁故
事臣因記乾道七年三月己卯張說除僉樞張栻等
言其不可旋即反汗八年二月乙卯申命則周必大
以直學士院繳還 批詔且乞以宣徽命說臣即檢
閱實錄諸書則己卯事無所載止於是月戊子書節
度使萬壽觀制不書事始己當修正至八年乙卯事
則又逸去夫 主聖則臣直此最是 先朝美事而
前後皆不書此又見實錄之闕文有如此者開禧二
年秋八月倪思與李壁爭論明堂嚴父配天事朝論

莫知所決臣因記淳熙三年三月丙午朔祕書監李
燾奏乞舉行宗祀明堂之禮歷引神宗皇帝聖語
及錢公輔司馬光李受諸儒之說嘗下羣臣議雖不
果行然實錄不當全脫其事至淳熙六年趙雄為相
竟白行之實錄亦所不書元降明堂詔書亦未嘗登
載而閱樂等事亦皆失實又以見實錄之闕文有如
此者臣因是三事每嘆孝宗皇帝明護偉斷卓越
前代者不可勝紀而臣偶記所聞輒逢脫畧夫卷帙
猥繁若此而紀載脫畧乃爾若不及今距乾淳未遠
文字未盡淪失老師宿齒故家遺裔尚可訪問亟與
搜羅會粹則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無以傳示方

來臣伏觀實錄院見遵 詔旨改修 孝宗 光宗
兩朝實錄增入列傳臣愚欲望 睿旨併下本院令
史官將 兩朝實錄重加點校儻有闕失如上所陳
者即採訪增入其冗濫重複及吏文不經去處采與
刪削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垂憲貽後仰副 陛下
寅念 祖烈之意

奏論蜀邊墾田事

臣曩蒙一再賜對嘗極陳三邊利害之實三虜強弱
之勢雖蒙 聖慈不以其在瞽曲賜容貸而事會無
窮隱憂莫釋每念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
敵情惟務農積穀最爲要道然而言之者爛熟聞之

者訕玩何也以未嘗精講而力行之也臣生長於蜀
雖幼習百氏長遊四方於國中之事粗所素講然身
履自擊之又真知而實見則莫如父母之邦姑以蜀
事爲陛下陳之則三邊固可類推矣臣比者竊聞
四川制置司尊奉 聖旨措置利州路營屯田委監
司分任其責見已置局經理 朝廷明見萬里之外
凡在邊鄙莫不踴躍思奮猶有說焉西邊自罹虜寇
已來利東之大散黃牛利西之阜郊水關等處五六
年間原堡多隳地利悉棄以故流人久不復業穀粟
日貴兵民交弊今若遽行屯田則合葺邊堡合用兵
耕而邊堡則諸將慮事謹審欲及冬時伺乘機便乃

可修築兵耕則自頃年累減軍額以來以之坐守尚
多闕數矧今久戍之餘難復再加役使是屯田之事
卒未可舉而邊實之儲無時而可議也然則遂置之
不復問則豈不甚可惜哉臣竊謂有屯田有墾田二
者相近而不同墾田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萊如諸
路有閒田寺觀有常住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
可復業則耕獲之實効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邊之地
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
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此理所必然惟毋責屯
田之虛名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臣請試陳
今日所當墾之田如利之西路則早郊之內歛池諸

谷水關之內崖石諸鎮利之東路則洋川之內青座
華陽鳳集之內盤車諸嶺大率昔爲膏腴今成荒棄
至於金州近裏亦多有之其田去虜或百里或二三
百里有高山大陵之險可據有原堡兵戍之援可恃
亦有賊騎從來所不曾至之處若更得土豪之助則
指日可成今聞三路土豪之爲忠義者有願自備費
用自治農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各隨便利趁時開
墾及秋布種其間亦有願略資官司給助者亦自不
多若聽其施工畧計所耕可數千頃則明年此時便
收地利縱官未立額或量行輸租其潛裕兵民使漸
食賤粟比之頃歲人苦斛貴官苦糴貴其利害豈不

萬萬相絕何況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兵不數年間
邊食既豐兵丁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爲守
人自爲戰比於倉卒遣兵戍守亦萬不侔若是則雖
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
制驕蹇之兵不惟不畏殘虜亦可不畏他盜積以歲
月則今之墾田又可爲後之屯田今之耕夫可爲後
之精兵救蜀大弊爲蜀永圖無出於此顧何憚何惜
而又不爲也或者之所慮不過寇抄耳然虜嘗蕩劫
我梁洋及五州知無所得今方與韃夏相持未必遽
議再入目前可以暫紓失今不爲則後悔無及臣比
得蜀中近聞興元金州兩戎司探報虜方科民牛具

開耕鳳翔荒田又聞西和一帶邊民覘知虜亦厭兵
願各耕種人自爲守夫墾荒之利虜猶知爲之而我
不敢爲原堡之固虜知葺之而我弗敢葺悠悠歲月
坐長寇讎臣不知所以爲策矣比者關外連歲荒歉
今年蕎麥大熟邊民無裹外咸知耕播之利聞朝
廷施行屯田指揮下日西和一帶願耕者雲合風偃
動以千數人心若此何可失也臣愚欲望聖慈申
命四川制置司據目今已行就令利路提轉司因人
心欲爲之機撫天時難失之運先切選用土豪漸漸
耕墾細民所不能墾之田則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
有一日之利皆實効也事半功倍惟此時爲然若夫

屯田則先督諸將修葺原堡候畢日併將極邊荒田
盡數耕播行之以漸要之以久不數年之間邊備隱
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保蜀之策無大於此惟
陛下財幸

直前奏事劄子二

論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
靜遠夷利害五幾

臣蜀之鄙人也 陛下過聽擢司記注每朝侍前殿
即東廂徑退侍後殿則俟宰執臣寮奏事畢乃得造
前凡所奏陳 陛下罕所可否也退而問所謂起居
注則歲月淹久事情寂寞問所謂直前故事則實贊

之臣疑爲父曠臣以記言司過爲職而每有含毫閣
筆之羞竊有感焉帝者之盛中外無虞而臣傲其君
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君戒其臣曰勅天之命
惟時惟幾蓋未有一日不兢兢一時不整整教誡以起
居動作之頃莫非天命之流行斯須之不存而吉凶
判焉悔吝生焉可不甚懼矣乎而況今日之事幾微
既著兢兢未加則臣所未諭今請試陳其略士風媮
薄世道頽靡面譽背毀心私迹公此事變倚伏之幾
也師老財殫幣輕物貴常產既竭本根易搖此人心
向背之幾也民夷雜居客主不敵齊淮兩大帥乘異
情此疆場安危之幾也金酋初立委政舊臣歛戾息

民招攜棄怨此其志不在小重遲不發則情態叵測
脫請繼好則從違皆難此鄰寇動靜之幾也韃使既
至行人亦遠情偽未明邀求難塞土疆歲賂禮際盟
約既費講畫而越國以兆戎交遠以疑近示弱以誨
盜此遠夷利害之幾也然則即是數端豈誠無一事
者縱有識時務通國體之臣乃不得措一詞于下風
使潛運密移百廢具舉則有司因人成事已不無曠
官之愧脫有不虞之事電發焱至則淪胥之悔將不
及追是可寘之悠悠而不速圖之乎臣今姑以事之
關於節目者言之公邊屯田或請分授歸附或請雜
募兵民或請專招土豪開墾而徐責其輸租豈無一

可行而累歲未能決楮幣日輕或請增鑄鐵錢以平銅會或請改給新會以解折半抽兌之疑豈無一可采而累歲未之行沿邊忠義人或請分處授田以渙其羣或請增招正兵以權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爲一軍沿邊功賞或謂荆鄂總軍西垂忠義皆嘗立功而未蒙賞或謂三邊將士有喝四五官資累至數千而無一真命者或請帥守監司具其著者而拔用之將帥之選或謂沿邊長官各舉所知或謂以次攝長待其有功而後真授或謂將非真授則無以令其下疆場之備或請增准戍兵之生券以厚其廩或謂給沿邊之閒田以資其生糧運一事也或謂徙

平江百萬倉於京口以省費或謂增鎮江高郵諸郡
賞格以勸功大抵若此類者甚衆不容徧以疏舉然
揆諸事體則節目可舉者耳或延訪有識之士精辯
而衆決或分畀受任之臣審度而力行皆非有所甚
難也今曠日持又且無成說况有如臣之所謂事變
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遠夷利害此皆
目前必至之患及今汲汲圖之已不可謂之知幾矣
而不思所以應之乎人之精力終爲有限縱能兼覽
徧察亦恐詳小遺大竊見先朝舊制或有弊事當
革則令侍從言語之臣條具聞奏凡以察時幾而
共天命尊道揆而盡法守集衆思而廣忠益兼於當

否之間足驗人才之實此在政府可舉而行臣愚欲
望陛下速諭大臣思天命之難謀察時幾之易失
衷取弊事久而未革者具以來上斷自聖意命侍
從臺諫給授筆札使退而即其聽治之所各盡所見
以聞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而力行之則一事有一
一事之益一日有一日之功幾至能乘事來能應不
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卷卷之忠惟
陛下速圖之

貼黃

臣竊見鞮使方通已費朝廷處分又聞金酋新
立情態頗異使其鴟張豕突爲計尚淺萬一蓄力

養銳而亦以和好之說嘗試于我將應之否乎竊料人情厭兵困役之餘必幸其可以稍紓目前而義理之是非事情之利害必有所不暇計臣今姑以利害觀之亦恐和金則韃疑交韃則金疑交金韃則山東疑况又事會方將幾微錯出皆未可逆料諸戎羣盜亦將以是覘我淺深所關甚不小也欲望併諭大臣博訪而審思夙講而豫定使吾大體先立而常有以應之不惟可以折狡虜而消覬覦亦使苟簡遷就幸變遂非之說不得以乘間竊售伏乞 睿照

論士大夫風俗

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貳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爲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有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

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斂而歸已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焉而得則矜以爲功不是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躋閣而語可出可入蓋者利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爲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祕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陛下亦何賴於此也况自比歲封章奏䟽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

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諉曰惡許以近名也忌激以敗
事也其號爲謹直亦不過先爲稱贊之詞而後微致
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
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則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
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煉晝刪夜改而
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
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 朝廷乎慢 朝廷
乎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八律而一諫者矣固有約
至上前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
是什二中是什五後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又
去七八者矣所以裴回顧望則亦有說臨之以投竄

死徙也震之以斧鉞刀鋸也然猶有駢頸刑戮竄名
雷霆而不顧者今未有漢唐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
敢盡非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
能受寧褻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
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
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
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刑既無所則儆重
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諛踵陋而久
不知覺臣爲此懼深願 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
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幾拓開規摹收拾人物苟
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必知其無反覆難

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
可增而必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踈遠而芟夷之
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胥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
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興替關係匪輕臣不勝區區

乙酉上殿劄子三

二月五日

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

臣不佞待罪史臣獲際陛下龍飛御極命侍從言
語之臣以次面對切惟澄源正本罔不在初臣不敢
掇拾細微具文應詔臣聞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
爲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
之神明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爲風霆流形

庶物露生其於人也則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蓋貫通
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於成性皆一本而分也
而人心之靈則所以奠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
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子思曰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
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
自二而分故上下同流彼動此應使行乎宮庭屋漏
之間炯然清明無少愧怍則仰觀俯察光潔昭著前
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一有不慊則眎
上帝而夢夢顧四方而蹙蹙雖日星草木亦若隨人
意而不舒者陛下謂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

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
自乾丁丑既望月蝕于翼占者以爲兵戈之應迫近
之象而雷電先時而發雨雪繼雷而降劉向亦以爲
陽不閉陰陰見間而勝陽之應然而此必有感而後
爲應既應則復爲感不可以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
已應而幸焉側聞陛下嘗謂講讀之臣夜來雪作
朕終夜爲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大哉聖言此正
求端用力之要也且陛下居深宮之中十手十目
所不睹聞也而惕然終夜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
天非蒼蒼之謂也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
所安是之謂天不愧于人是不愧于天也不畏于人

是不畏于天也臣願陛下即此不安之心而益加推廣其見天地也母專以禱祠爲事常使此心兢兢惕惕如與天陟降如在帝左右可以對越而無愧奉宗廟也母專以備物爲饗常使此心油油翼翼如見乎其位如聞乎其容聲可以受終而無忤事太母也母專以儼恪爲恭常使此心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將弗勝可以感通而無間對公卿百執事母徒以尊嚴爲儀也常使此心寬虛平夷盡下而無所伏對經生學士母徒以誦說爲功也常使此心緝熙光明日新月而不可已播告千萬方有衆母徒以言語爲化也常使此心明白洞達觀感而無所惑心有未喻必反

覆問辯以求之母厭煩以自畫也心有未可必孰復
思念以圖之母恥過以成非也夫如是息養瞬存朝
習暮益無頃刻之間則大本既立何事不可爲以證
諸庶民以攷諸三王以建諸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
諸後世何往而不可合也不然則庶民且弗信而况
其他乎 聖學淺深之候氣數屈伸之感世途理亂
之變人物消長之幾根於此心決於此時惟 陛下
速圖之

貼黃

臣伏覩 陛下潛邸舊名即躬行日用之至要臣
今所陳一篇大意無出此字臣竊見 祖宗朝惟

周頤避 英廟藩邸名字改名頤其餘文書格式
於 累朝舊名止是不得連犯二字如蒙 睿旨
下有司檢照 祖宗故事施行亦足以仰見
陛下謙冲表厲之意併乞 睿照

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

臣自去歲嘗以士習之弊告于 先帝大抵謂今之
為士蹤跡詭秘見利則趨脫有緩急不可倚仗今不
幸而言中小則賣友以求免大則賣國以偷生雖其
自麗典刑然已有傷國體不及今圖所以久安長治
之道而隨事隨救雖嚴刑峻法比而誅之不能禁也
臣以慶元進士嘉泰學官開禧館職嘉定史臣三十

年間得諸舊聞驗以親見蓋自乾道淳熙以來涵養
作成大儒輩出學者景從淳熙之季雖已有唱爲道
學之目者然而儒風鼎盛正理常勝自薛韓柄國又
更僞學之名以排斥善類其始也宗相之黜舉朝咸
曰不可以是得罪者凡五十餘人太學生上書固爭
亦蹈難而不悔猶以見先朝表章風厲有益於人
心者若此自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夫所謂伊洛之學
非伊洛之學也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也天下萬
世之學也索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
能違也約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
外也大要以六經語孟爲本使人即事即物窮理以

致其知而近思反求精體實踐期不失本心焉耳奚
其偽而被以此名屏不得傳於是驅一世而納諸近
功淺利之域以漁獵爲學問以綴緝爲文章以操切
爲實才以貪刻爲奉公踵陋習諛恬不之講方時苟
受害未甚見也一旦開邊之議太官唱聲一口附和
其不謂然者不過一二館職之卑耳卒之內訌外制
誤國殘民流毒至今夫學術之不明其害乃至於此
自嘉定以來雖曰亟更曩轍然老師宿儒零替殆盡
後生晚學散漫亡依其有小慧纖能者僅於經解語
錄諸生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詞浮淺名節墮壞蓋
自其始學父師之所聞導子弟之所課習不過以譁

衆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爾及其從仕則又上
之所以軒輊下之所以喜愠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
爲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
周章錯愕已昧所擇脫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全
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皇恤嗚呼使此
習也而日長月益平居無直諫多聞之友立朝無正
色犯顏之士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雖利在盜賊利
在夷狄亦委已聽命而已 陛下與大臣俱何便於
此哉 陛下嗣服之初正明示好惡作新觀聽之幾
願與大臣圖惟長久安寧之計毋以書生爲迂腐毋
以正論爲闊疏敷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

禮義廉恥之實知有君臣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於物而異於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夫如是而君享用賢之福爲人臣者亦職有利焉周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穀之可以療飢也惟亟圖之

論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

臣伏準正月己巳

詔書今臣舉賢能才識之士又

準辛卯

詔書今臣悉心啓迪毋有所隱顧一介踈

賤旬月之間游被

詔墨竊窺

聖意固欲兼采衆

知急聞直言然臣嘗妄議下之從上也不從其所令

而從其所行夫使耆俊在服忠言日聞直不見踈才

不招忌則聲氣之合有不待勸勉而至者不然闕茸
得志阿諛成風愛賢而不親禮善而不用則稍知自
好者將望望然去之矧所謂真才碩能者乎熙寧元
豐之間非無君子也自王安石呂惠卿逐異已以快
其私元氣銷靡若不復見一旦哲宗踐祚崇慶垂
簾振而新之則大小胥奮於是司馬光文彥博呂公
著在相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鮮于侁
蘇轍孫覺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爲臺諫
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在詞掖而經筵
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崇政殿說書
則程頤召而不至則范鎮也史官則陸佃曾肇朱光

庭黃庭堅自餘此類不可殫紀然而所謂元祐諸賢
之盛則非借才於異代也有作新觀感之實德有丁
寧惻隱之真意故數月之間精采頗異乃爾雖然此
特元祐初年也七八年間大抵若此其間調亭既入
雖若稍不逮初然正論卒勝世號宣仁為女主中堯
熒寧不信然臣愚欲望 陛下試取臣言參稽史冊

內以稟承慈訓外以申命大臣自今除授之間公聽
並觀如元祐用人使才器分量無一不當其位則實
意所孚善類皆為時而出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不
良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陛下幸毋以乏才忽之臣不勝區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六

原裝卷十五第二葉與卷十六第三葉誤倒今憑
五柳主人携示照宋鈔本正之書過一書必度
讀一過必有益處此其是也

嘉慶丙寅夏六月望後一日堯翁記

新沙
天泉
仙

PDF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十七

奏議

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

臣愚竊少通充負柱下廼者誤叨 詔累奉得與講
讀諸臣悉心啓迪無有所隱臣既陪入侍復許直前
敢無一言以塞大問臣聞人性無有不善而後世有
性惡之說人情莫不欲變而後世有喜亂之說非後
之人不古若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言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是以是非非公平
正直而無所回適之民也然古而好善今疑其惡古
而欲安今懼其亂何也古之人垂憲象勸懲民讀法

其明白洞達日星垂而河漢流也登進而籲之叙情
以閱之其真實惻隱疾痛呼而家人謀也夫上以明
白洞達真實惻隱示其下而下不以情事其上則非
人類也自後世而猜防日甚塗其耳目也而曰以神
道設教惡其議政也而曰不可使知之夫民至愚而
而神決無可罔之理今罔之祇所以擾之迨其譁然
而不寧也則疑其性惡歟其喜亂嗚呼此民也獨非
三代直道之民乎而所習迺爾則亦未有以通其志
耳臣嘗以是求之而有未諭於今日者凡六事敢為
陛下歷陳其目 陛下自即大位中外翹首跂足以
望治於朞月間而天心難諶事變狎至民不見德惟

戮是聞向也寢火於未然今然矣向也枕蛟於未噬
今噬矣俛俛行邁曾靡所臻有識之士往往相謂累
朝初政降詔求言矧茲旰食之時必首出此而久未
有聞為惑滋甚嘗詔侍從兩省臺諫御史郎官日輪
一員面對意雖甚美然踐祚累月方聞詔旨詔旨
至今又數月矣而對者僅及十餘蓋由一旬之間雙
日不坐御殿之日止引一班故對羣臣之時稀踈寡
聞若謂恭嘿不言則使朝講殿固如平日奚獨於求
言聽言而用其簡也 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至日
中不遑暇食退食之後再坐引對或當假寧猶御便
殿或引至四五班不以為憚臣侍 先帝殿坳幾一

年是時將倦于勤猶日御前後殿班引至再和頽屈
已靡有厭數此 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始初清明顧
在廷百執事且不得數望下風則凡見辭奏事封章
扣匭更無由至前夫生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艱難
者固有之矣 陛下習知民間疾苦今遽爾隔絕臣
竊惑之半年以來都城之內但見屢捐賞金以捕妄
言之人夫以妄言獲罪雖其自取然而未睹求言之
詔但聞戢謗之令此非初政所宜有也昔人謂防民
之口甚於防川蓋言以宣意使壅塞不通則一旦潰
裂將不可復收故周以監謗之令削秦以誅謗妖言
之法亡漢晉隋唐之季大抵皆以災異見於上而不

悞百姓怨於下而不知變起蕭牆適就衰替陛下
所宜明白洞達以是為鑒而忽不加省此臣之所未
喻者一也 陛下自即大位宮壺行三年之喪所以
教民知孝簾帷侍五日之聽所以示民有尊矧又定
省溫清秉禮不違飲食起居稟命惟恪厥惟子職若
既無毫髮之憾者而目猶有疑焉天子之孝以安國
家定社稷為先故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大舜之孝也今內患外禍
稠見疊作而陛下未躬聽斷以弭豪萌中外皇皇
未知陛下所以為宗廟子孫之計而顧以承顏養
體為足乎且姑舉一事以明之 陛下之於濟王錫

之珪符爵之茅土居之輔郡贊書芳午恩意優渥
特以全兄弟之倫孔子所謂父母其順矣乎 陛下
蓋深體此意也然而爲之師傅既無賈誼始終梁勝
之忠謹視盜賊又無張敞保全昌邑之智不幸而見
汗匪人以殞厥命而 陛下未聞有愧謝袁盎輟食
哭甚哀之意自三日罷朝之後其餘恤典雖略講行
而人不盡知使 陛下所以孜孜愛兄之初心亦未
能盡白於天下遂使訛言胥動併爲一談且濟王之
卒凡有耳目誰不睹聞而小民無知妄相騰播莫肯
莫居近在畿甸閉猶不能家至戶曉遠而荆襄川廣
襲訛承舛抑又可知萬一有盜賊小人乘間伺隙假

託名字以爲亂階雖亦終於自斃而目前塗炭無及
於救臣恐古人所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孝不若是也
夫子曰斲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自春以來
其爲一木一獸不已多乎臣謂今日之所當明白洞
達者蓋不止此而此亦動搖人心之大者今若內出
手書深惟旣往之悔明諭聖志而圖所以厚其終
者使天下曉然無惑於浮言則日月之明其食其更
莫不咸仰此所以通天下之志而銷禍亂之本何疑
何憚而又不爲此此又臣之所未喻者二也山東歸
疆河北請更此百年所未有之機也然而不并收其
田野不城地其郡縣而移其民人使之鳥合蟻聚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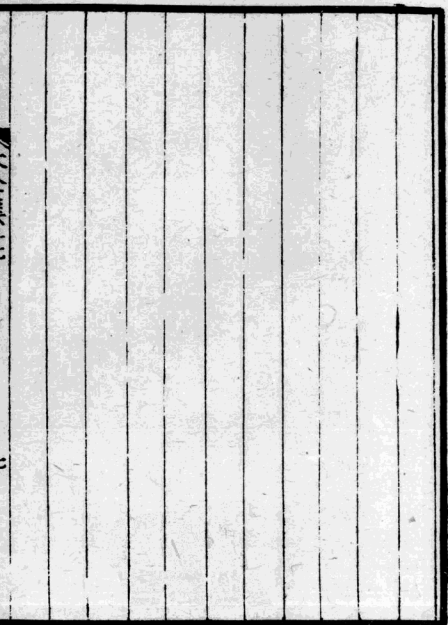
淮甸間抗民之精奪士之籍猶以未足也聽其剽掠
境外以自衣食此前代之所不爲李全分閫授鉞受
任山東而倏往忽來靡有定鎮亦前此之所罕見然
而尚有可諉者曰事無大小稟命 朝廷至於辯謗
請祠以明君臣之義執杖庭拜以伸制閫之威而二
月丙辰之變人情憤鬱不平全於斯時復能引咎自
劾迨徐晞稷赴鎮全又屬藁蔡迎拜涕泣自陳此豈惟
逆順之理曉然於全之心有不可泯亦以堂堂中國
德澤在人小有陸梁則自貽翦滅此全之所必不爲
而况天下之惡一也惡於 朝廷而保於我則出乎
爾者寧保其不反乎爾且主帥被害而全無以治之

則全為主帥亦將無以令其下此亦非全之利也全
以忠赤來歸名聞夷夏雖其部曲亦皆能以勲業自
奮第功行賞富貴方將是豈肯此一首惡以自墮前
功若假以旬月全必有以自見臣謂若更自 朝廷
明白洞達推赤心以喻之使其速殄凶渠以伸 國
憲則名譽垂諸簡策祿澤及其子孫全非木石寧不
樂為若其姑託空言而終無以自見則神人共憤曲
直有歸如漢侯王如唐藩鎮縱能以阻兵怙惡假息
於一時終亦以違理亂常覆宗於異日此在 朝廷
可以明諭此指而久不為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古
今惟不次用人如傳說呂望之儔最非易事其次則

莫若資望兼采董仲舒曰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
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蓋言不次用人必賢者而
後可若以其小有才也而遽當賢者不次之任則不
待已試而人固已逆知其必不勝任矣 國家盛時
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京東西淮南俟其績
用既卓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
成都具有成績然後召爲三司副使或未可輟則就
理資序遂升都漕以備帥臣之闕夫其資歷若此則
民情吏狀土風物宜道路山川甲兵財穀皆已周知
而悉察之其歷官既久積伐已多則中外知名華夷
信服如是舉而付之方面授以鈇鉞則未用而人期

之既用而人信之有所不爲焉之可使事半而功倍
今也不然顧旨如意耳不必資歷僥倖嘗試耳不必
譽望嗚呼人之易其言也無責其身矣人至於忠忱體
國真實任事則圖惟國事之濟言慮所終事惟其具
而豈肯隨聲附和以僥倖萬一乎臣姑以淮東近事
明之臣以嘉定壬午造朝其於事始不及盡知但
見應純之之後爲賈涉涉之後爲許國國之後爲孫
晞稷蓋涉見疑於純之而代純之國見惡於涉而代
涉晞稷見忌於國而代國皆以前者爲不善也而後
取其所不合者驟遷以救之然則寧保後之不非今
乎美錦微物也猶不使人學製豈百萬生靈之命嘗

試於數人之手而愬然不以動其心乎竊窺廟筭本
欲彌縫禍隙鎮安人情而乘間伺隙者遂得以竊售
其說前帥未敗則陰爲傾擗之計不幸而言中則顯
任彌縫之責故 朝廷但謂別用一人則不諳本末
未識意嚮姑臣所教以冀暫安豈謂此輩徒務營私
寧暇體國况其涉歷尚淺智識有限以亂救亂安有
窮已此當及今明白洞達盡懲曩誤更用老成老成
之人惟欲行道救時豈是好高立異姑未問其才畧
但資威望亦足鎮安今金陵未謀帥亦宜以是選擇
諸鎮近輔未得人亦宜以是更張此可以三隅反矣
而悠悠未決臣之所未喻者四也古者國有大疑則



獎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是戒使遠嫌
則顧避全身自防不暇此言最近人情最切今日而
况家國之憂人人所同亦欲各盡所懷以圖國事之
濟是豈張皇漏泄絜身取名之時若使上之人明白
洞達以總大體以開忠益以清中書之務以盡百司
之職則合衆智以爲智事簡而慮周何爲不可而必
欲掩匿覆護智慮所不及精神所不逮則當斷不斷
常有後時之悔此臣之所未喻者五也夫國之恃以
立者人心也人心之所歸則明白洞達至公而無私
也今平居無事以官資崇卑軒輊天下士以意嚮異
同親疏天下士士而可以軒輊可以親疏則所得者

寡廉鮮恥之人耳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顧
過其欲而不得行徒使之浮沉俯仰充數備員矣充
數備員而不能以伸其壯行之欲其勢必將以不得
其職而去則又積歲累月牢辭固拒必使之邪正雜
揉心迹莫明是壞於天子之庭而後已如此而欲
以得賢士大夫其決不然也八九年閒邊不撤警財
殫力屈十室九空而貪暴之吏以苛征趣辦爲能根
刷積負重催豫借橫科抑納靡所不有而以此欺

朝廷曰吾能不費朝廷一鎰一粒而用度無乏世
安有是理然尚有可諉者曰此用之公家也而又以
豐竒壑之欲又以供苞苴之饋蓋未償前債已迫後

圖得失熏心罔有藝極所謂飾厨傳營土木事遊觀
求贏餘又不與焉方幣輕物貴田里蕭條此何等氣
象而必使此輩肆於民上人不以貪暴者為怨而歸
怨於其上曰世未嘗乏才也胡為選擇至此如此而
望民心之不揺又不然也夫士大夫同寅叶恭而後
紀綱立百姓尊君親上而後根本固今皆無以得其
心矣或者尚曰失士心民心皆無損於事惟不可失
諸軍之心嗚呼世安有士心民心胥失之矣而猶可
以立國也况又物價翔躡廩稍不給士卒常有飢寒
之怨功賞臯緩升黜不明士卒常有疾視之意而又
以貪將債帥次第推剝三衙兩淮近且不察襄漢梁

益呼叫莫聞而尚以諸軍之心爲皆可恃乎三者之心既無一可恃則陛下孤立於上大且孤立於下臣不知何所恃以立國竊意所恃者惟數有天幸爾穰侯曰天幸多矣今又以天幸自爲常也陸贄曰幸不可以常覲也夫天命不顯其符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今不明白洞達拓開規摹兢兢然圖所以固結人心之本而恃天幸以爲國此臣之所未喻者六也臣既能極竭其羽毛之愚條陳六者之所未喻以冀陛下明白洞達作新庶政以振國勢之久弱以舒人心之積憤尚慮知聞不廣包括靡竟無以仰裨聖斷且復定爲邪正二端以翼其說而陛下試終

聽焉臣嘗聞之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
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闇闇則難測
故光明正大疏通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
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
爲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人事
有失則天象譴告此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
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 祖宗不足
法者邪說也謂丁寧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
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
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政令之行當廣
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

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戢者邪說也謂
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
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
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
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
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虜
無能為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論為陽邪說為
陰陽開則為春夏高明而發達陰闔則為秋冬冥晦
而斂藏臣願 陛下以目前所陳未喻六條行之以
明白洞達為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
端察之於繚繞回互為自今考言觀人之要則取舍

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
不易維王惟 陛下汲汲圖之臣不勝區區

封事奏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

以盡下情 七月二日

臣伏觀 詔書凡内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見聞以

封章來上者臣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

澤通氣則良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

相射則離與坎對此爲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語其

用則地天而爲泰澤山而爲咸風雷而爲益水火而

爲既濟蓋天道不下濟則地氣不上躋山體不內虛

則澤氣不上通雷不倡則風不和也火不降則水不

升也於是而爲否爲損爲常爲未濟又即其大體而言則水雷山皆乾也火風澤皆坤也其要則乾坤坎離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則乾上而坤下也後天之卦離南坎北而其用則離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濟爲用在下者必以上躋爲功天地萬物之理凡莫不然况乾天也離日也皆爲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爲臣之象其理顧不曉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離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交而能躋斯世於泰和也臣嘗以是攻諸今日之事而未能無感焉行一事也上之人以爲是而下或議其非用一人也上之人以爲公而下或疑其私上之

人其詞常泰而下之語常危上之人其念常紓而下之憂常迫然則是居上者不能以孚于下而在下者不能以達于上此顯然爲上下不交之證殆非細故也而莫有爲 陛下言之且上之人曰方今事勢庶幾其暫安矣內而畿輔之間善政嘉令以次舉行謗讟訛言今且消弭雖曰旱勢可畏而浙東一道雨暘時若雖曰物價未平而臨安一城錢會稍通外而疆場之事則齊疆魏服以次來歸鞭虜金戎日就衰弱雖制閩遇害而兇徒自効已從鑄削雖狼心難保而委用得人必能調護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內患外禍未有稠如今者也正月而潘丙之叛使我

不得以全兄弟之愛二月而劉慶福之變使我不得
以全君臣之義三月而紀邦瑞之亡使我不得以保
歸附之民四月而苟夢玉之死使我不得以茂勤事
之吏五月而客星入于尾六月而太白見乎晝皆爲
盜賊兵戈之象目前事變雖若粗定而禍根亂孽元
未剪除號令賞刑元未暢達內則以貪吏治郡郡以
暴政泣怨民而根本旣撥外則以黠籍待悍將以弱
勢操彊形而威柄倒持尚曰可以暫安誰實信之上
之人曰百官有司庶幾其無曠矣內而有位之士兼
收並蓄以盡其才年除歲遷以旌其勞雖多庸親殺然
非親與故則無由知其人也雖不拘資望然純取資

望則不必爲吾用也外而任事之臣苟見其可任則
試之以方面雖違衆背公不違恤也察其可制則待
之以不次雖注刑黷貨不暇問也凡此規摹自更化
以來二十年間未之有改雖間亦非才旋即消弭此
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曠官敗事未有甚於
也廟堂之上大官倡聲一口附和侍從之臣事未及
知知不敢言臺諫之任擬非所論論非所擬給舍之
官號書詞頭實注紙尾經筵之選職在切嗟動懷顧
畏百官有司罔例決事計考望遷以至將帥所以折
衝禦侮也而國人非笑盜賊戮辱監司所以揚清激
濁也而賄賂相先貪暴相習郡守所以平易近民也

而與胥爲市眎民如讎夫所謂大臣者所以表儀百
工也今顧狃於得失利害之私而使百工各不能以
盡其職尚得爲無曠乎不特此也尊禮耆老所以勸
賢也下之人則曰不過隆以爵秩錫以璽帶未嘗有
所訪問此郭公父老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子思所謂
以高爵厚祿釣餌君子而無信用之實者也招延俊
髦所以重 朝廷也下之人則曰不過趣以溫詔位
之閒曹未嘗有所信任此詩人所謂召彼故老計之
占夢孟軻所謂終於此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
天職也朝廷未嘗以言語罪人雖事關廊廟亦示優
容不可謂不受言也下之人則曰雖外示優容而疑

其沽名惡其不靜終於逐之而實則喜佞諛而樂辯
給也朝廷未嘗輕聽士大夫之去雖請至再三必示
繫留不可謂不愛賢也下之人則曰雖外示繫留而
疑其求遷惡其立異終於壞之實則私同已而用小
才也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綱常名分不立爲憂下
之人則曰君命犯而主威奪上無以表率而何以責
在下朝廷之上士大夫日以禮義廉恥不張爲慮下
之人則曰苞苴直行而女謁盛上無以風厲而何以遏
其流雖然不特下之論爲然也臣日在 陛下之左
右而猶有未能釋然于心者 陛下未明而尚衣進
服始旦而司輦出房九門洞開七萃森列親自近戚

魚貫而入起居既畢二府分班奏事宰臣留身奏啓
然後贊者以新制引一班上殿閣門報無公事則大
駕已興陛楯皆出此 人主御朝之事也爲上之人
未始不曰 人主夙興昃事無闕於禮亦云足矣而
臣疑其不然古人自朝至日中昊不皇暇食猶若不
給乃今 陛下臨御幾一年中外非無事也臣每旦
侍立但見 陛下淵嘿臨朝頃刻而罷未嘗躬親聽
斷屈已訪問豈爲君者真若是易易邪臣又退而觀
于有位蟲飛而興會盈而退乘軒列哄以造厥司涉
筆占位以書乃事文案山疊披閱未終而鳴鍾戒時
聚食而返或造請權勢或奔走書謁此百官一日之

事也爲上之人未始不曰人臣分曹列局上下相承亦云可矣而臣謂不然古人謂無曠庶官天子人其代之其任至不輕也况今內訌外獮事幾錯至豈是苟安之時臣每旦就列但見羣臣位卑勢踈者猶能治常程文書制錢穀出入位高勢偏則謾不敢可否事優游拱嘿交委其責豈爲臣者亦若是易易邪臣至愚極陋者也固已惕然憂之矧惟民至神也下至衆也旣神且衆而道謗市議每與上之論若不相似然則是豈可藪如不聞乎 陛下潛邸舊學講究新功闕天下義理不爲不多願試以自言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而思古昔以來有偏聽獨任

忠言蔑聞百官有司不修其職發號出令不本於誠而挈持虛器詭長久而不墜者乎夫危機屢發而旋止此非美政也失今不治痞鬲日甚將爲不可治之證治之何如一言蔽之曰以下情達之上耳然而陛下便朝講幄所對者不過三四宰執十餘講讀官縱下情未達無由上聞臣竊見祖宗時侍從近臣率是親擢且非時宣召與之從容講論雖文武朝士至使臣選人亦時得進見而禁林館職尤號親密司馬光推本此意嘗請日輪侍從一頁書直夜宿以備不時宣召今陛下便殿講幄之暇深居禁中澹然無營獨不可親擢天下之老哲位之禁近日輪一頁時

賜召對從容講論以盡下情乎 祖宗時除臺諫亦

由親選每當言事雖於長官亦無關白自慶元權臣
用事臺諫遂與給舍同爲廟堂私人臣以爲自今

陛下於輪對羣臣之日察其議論之忠鯁器識之醇
明柬自 宸衷或遇臺諫有闕獨不可親加選任以

盡下情乎 祖宗時事關大體必付之外廷集議自

比日以來率是先期取納議狀此制遂成文具臣以

爲自今國有大事獨不可盡除近弊一付外廷公議

庭辯衆決以盡下情乎 祖宗時輪對羣臣及見辭

官率是兩三班或食已再引自此日以來創引一班

罕所諾訪夫人臣將有所言積誠以冀感格蓄聞以

待疑問乃使之不得盡展所懷臣謂自今獨不可數
對羣臣反覆問辯以盡下情乎 祖宗時置登聞檢
院以達四方之書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幾密皆
得上達今此制雖存僅成虛設自今獨不可申嚴厥
司勿加沮遏以盡下情乎大抵此數者臣自省事以
來猶及聞前輩大老歷歷能言 高宗 孝廟時數
對羣臣及親擢臺諫等事文有語及兩朝集議輪對
上書往往成誦每使人有恨不同時之嘆自孽孽柄
國此制始壞今而復之是乃所以述 高孝常行之
規繼 先朝未終之志收人心於渙散固邦本於蕩
搖此 陛下初政至近至切事也不然悠悠歲月上

有失而下不諫下有怨而上不知如乾坤之否而天下無邦如水火之未濟而六爻失位臣莫知所以爲陛下計矣臣西蜀寒遠誤蒙陛下不以人廢言亟下求言之詔臣感泣思奮恨無以報稱今臣適以舊疾所撓凡再上祠官之請雖未蒙俞允恐疾狀轉劇無復瞻望清光之日故尚支持餘息爲陛下懇懇言之

貼黃

臣竊見先朝奏疏率是直書其事無所諱隱乃自近歲先頌君德次陳時弊夫柔行異入以庶幾萬一感悟固人臣之不得已不思本末源流元自

一貫故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正心修身至於家
齊國治而天下平初無二本今若曰君德已無闕
特朝廷未清百官未治方外多虞如此則是心
既正身既脩而不能以治天下國家萬無是理
陛下嗣德之初聽言之道尤當致謹如前所云雖
是人臣務取婉順引其君以當道然恐傷於太易
昧聖賢正本之論啓人主自足之心是敢僭陳併
祈 睿鑒

又貼黃

臣嘉泰閒爲學官伏覲 寧考以火災求言時封
章者百餘亦多有剴切者雖曰降付後省而不曾

施行嘉定八年旱蝗封事亦付後省看詳見之施行此意視前加廣臣時持節東川但見朝廷摘出放行惟唐天鐸奏狀其詞諂佞卑鄙固已料其爲反覆之人後來果聞以邪謀被戮夫嘉泰末言而不行固權姦之無識嘉定雖亦施行乃車之唐天鐸則與其元無施行也况天鐸始諂而終叛以此尤見鯁直者雖稍忤而終可信諂佞者雖易信而終可疑今來封事欲乞睿旨嚴限督趣委官選類取其不阿者用其言而顯其人毋爲具文天下奉甚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十七